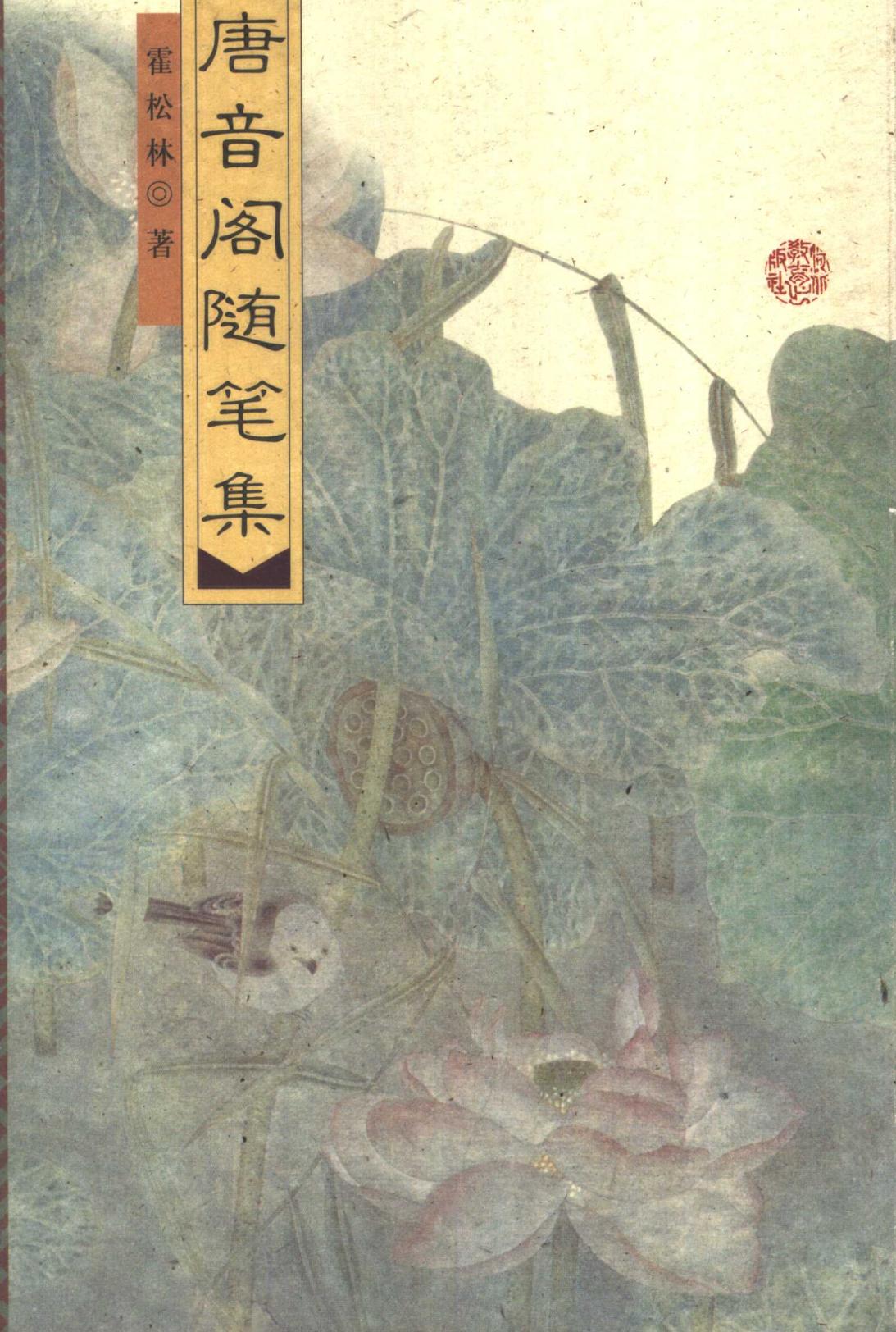


唐音閣隨筆集

霍松林◎著



唐音閣隨筆集

霍松林◎著

河北教育出版社



目 录

伤 迹 忆 旧

缅怀邓宝珊先生	3
怀念匪石师	8
怀念辟疆师	23
忆于右任先生在广州	31
忆髯翁答《中国书法》记者李廷华问	35
缅怀往昔话读书	44

谈 书 论 画

茹桂的书法和书论	55
谈李成海的书法	57
谈毛选选楷书《秦州杂诗》	60
谈《二妙轩碑帖》	62
回某书法家的信	68
书法陶情	74
读胡西铭的画	75
序区丽庄女士画集	77

长 安 诗 话

古代长安歌谣	81
王粲的《七哀》第一首	84
《长安道》和《长安有狭斜行》	87
杜甫的《夏日李公见访》	90
南山诗	92

2 唐音阁随笔集·目录

枣树的赞歌	96
——说白居易《杏园中枣树》	
旱灾诗与抗旱诗	99
关于《柏梁台诗》.....	102
马总赠日僧空海“离合诗”.....	107
王绩在长安所作问答体诗.....	112

文 化 撷 英

关于传统文化与古典文学的思考.....	117
重塑陕西人文精神答陕报记者问.....	119
文学现象的哲理性思考.....	121
魏晋三大思潮.....	125
文理融通的桥梁.....	127
意境·风格·流派.....	130
谈《唐诗风流佳话》.....	132
诗集编排法.....	134
陈尧佐诗文辑佚.....	136
当代少数民族诗人.....	137
语文美育教学.....	139
对句、楹联仍有生命力	140
历代诗人咏延安.....	142
关于屈原及其作品的研究.....	144
围绕《沁园春·雪》的一场笔战	146
劝人勤奋读书没有罪.....	148
校园文化的一个窗口.....	152
王作人和他的《警坛忠魂》.....	154
开疆拓土纪新元.....	156

阅 世 随 笔

谈蚊.....	161
华山抒感.....	166

清明时节话清明.....	170
普救寺里说西厢.....	173
鸡年抒情.....	174
马嵬诗漫话.....	176

诗艺杂谈

人为什么要作诗.....	191
诗用数词的艺术特点.....	195
卢仝的《有所思》与贺铸的《小梅花》.....	198
谈杜甫《秦州杂诗》的格律特点.....	202
陈元方的诗改理论与实践.....	205
律诗及其“改革”.....	209
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	216
建设者的诗歌创作优势.....	220
中华诗歌中的喜剧意识.....	222
关于古典诗歌的今译.....	225
新诗与传统诗词应优势互补.....	227
关于“艳体诗”.....	230

鉴赏漫议

谈诗文鉴赏.....	235
咏花诗词鉴赏.....	239
山水、花鸟诗词鉴赏.....	243
谈陈志明教授的诗歌鉴赏.....	246
谈《中华文学鉴赏宝库》.....	250

治学刍言

我的师承关系.....	257
关于练基本功.....	262
治学经历和感想.....	268
“断代”的研究内容与非“断代”的研究方法.....	276

漫谈自学 280

诗 赛 纪 盛

《金榜集》前言	285
《鹿鸣集》前言	293
《长岭集》前言	300
诗国起雄风	305

学 会 献 词

首届唐诗讨论会开幕词	313
中国唐代文学学会第三次学术讨论会闭幕词	316
中国唐代文学学会第四次学术讨论会开幕词	319
中国杜甫研究会首届学术研讨会开幕词	321
陕西诗词学会会刊发刊词	328
亚细亚文化国际交流会会刊创刊献词	331

碑 记 选 存

黄帝陵香港回归纪念碑记	337
三原于右任纪念碑记	339
于右任撰书麦积山石窟楹联碑记	341
雷简夫荐三苏纪念碑记	342
西安钟鼓楼新制洪钟巨鼓碑记	344
凤凰山名胜碑记	345
松园碑记	346
天水诗书画研究院筹建碑记	347
题陈冠英张维萍伉俪《百凤和鸣》篆刻	348

诗 联 序 跋

《于右任诗歌萃编》跋	351
《绛华楼诗集》序	354
《绛华楼诗集》跋	355

《梅棣盦诗词集》序	356
《马驥程诗文选》序	358
《晴野诗集》序	360
《晚雾楼诗词选》序	361
《裴医师诗词选》序	363
《海岳风华集》序	366
《一秀斋诗稿》序	368
《梦翰诗词抄再续集》序	371
《林从龙诗文集》序	374
《王屋山房吟稿》序	379
《镜海吟》序	381
《当代诗词点评》序	384
《当代女子诗词选》序	387
《潘成诗联点评》序	389
《中国名胜诗联精鉴》序	391
《古今名联选评》序	396
《羲皇故里楹联选》序	403

杂著序言

《伏羲文化研究》序	407
《麦积山石窟志》序	410
《西和马氏族谱》序	412
《少陵律法通论》序	413
《诗词曲声韵手册》序	420
《李调元诗话评注》序	424
《中国文学史词语辞典》序	427
《唐诗小史》序	429
《明人小品选》序	433
《郭沫若史剧理论研究》序	441
《日本汉诗三百首》序	447
《学术论文写作导论》序	449

《喜剧美学初探》序	451
《水晶大世界》序	456
《文艺民俗美学》序	458
《中国古籍中的识人任人鉴戒篇》序	460
《从政古鉴》序	463

自序自跋

《文艺散论》跋	467
《文艺学简论》跋	471
《西厢述评》跋	473
《辞赋大辞典》序	477
《唐诗探胜》序	479
《唐诗精选(评注)》序	486
《中国历代诗词曲论专著提要》序	490
《宋诗三百首评注》序	493
《李白诗歌鉴赏》序	500
《古代言情赠友诗词鉴赏大观》序	508
《中国古典小说六大名著鉴赏辞典》序	515
《中外文学名著缩编本》丛书序	517
《唐宋诗词三十家丛书》序	519
《唐音阁吟稿》跋	521
台北版《唐音阁诗词集》跋	525

博士论文序

《唐代文学的文化精神》序	529
《中国史官文化与史记》序	532
《中国古典诗学原型研究》序	534
《关汉卿研究》序	538
《汉末士风与建安诗风》序	541
《佛教禅学与唐代诗歌研究》序	544
《晚唐诗风研究》序	548

《金词研究》序 552

课 馀 随 笔

诗词每句用同一字	557
名词动用举例	558
仲长统论贪污之故	559
李、杜诗中之石门	561
老杜状月诗	562
老杜当时无篇什者往往补写于异日	563
丁棱“棱等登”	564
郭祥伯论唐文	565
后山不背知己	567
后山送内	568
后山《寄外舅郭大夫》	569
后山七律压卷	570
戴复古诗有家学	571
方回论律诗变体	572
元好问论诗重阳刚之美	573
元好问论文	574
中州豪杰李屏山	575
屏山、遗山论诗	577
鷓林墨迹	579
殷岳、张盖	580
卢世灌《杜诗胥钞》	581
杜甫与杜五郎	583
清初江左三大家	584
钱牧斋其人其诗	585
牧斋诗论诗风	586
梅村诗有寄托	588
梅村五古时得杜韩之胜	590
芝麓学杜未化	591

愚山、渔洋诗论诗格之异	593
陈其年词以壮语见长	595
朱竹垞词	596
笠翁论剧特重新调	597
袁枚论善学古人，求变求新	598
好意翻新	599
“温柔敦厚”与“兴观群怨”	600
五七言诗难易及“一三五不论”之谬	601
高密诗派与《二客吟》	602
全祖望以乡邦故实名集	604
黄仲则太白楼赋诗	605
黄仲则七古	606
宋芷湾论文	608
清明诗数例	609
于右任嘱集对联	610
惕轩诗文	611
鸡鸣寺题壁诗	613
慈爱园	614

旅途纪历

别了，郑州	619
平汉路上	620
汉口住宿	622
汉口到九江	625
小孤前后	628
怀宁两日	630
行旅的结束	631
后记	632

伤逝忆旧



缅怀邓宝珊先生

我出生于甘肃天水县西北乡的渭水之湄，即现在琥珀公社的霍家川。大约在我七八岁时，乡亲们常常以亲切的口吻讲到邓宝珊，说他在什么地方又打了胜仗。讲述者既根据传闻，又借助从戏曲、小说中获得的作战知识，尽情渲染，绘神绘色，听起来好不热闹。后来听说邓宝珊就是天水人，这在我幼小的心灵里平添了自豪感，也想学打仗，常和小朋友们一起舞刀弄棒的，总想出奇制胜。一旦打输了，就说：“我找邓宝珊去！”

岁月如流，转眼过去将近二十年，我在南京中央大学求学。学打仗的志愿早已被学文学所代替，然而就在这时，我却意外地见到了邓宝珊。

1948年暮春的某一天，我到王新令先生家里去，看见书案上新添了一幅照片，上款写着“新令老弟存念”，下款是“邓宝珊赠”。字用毛笔书写，既雄健，又秀逸。我问道：“这字是谁的代笔？”王先生笑着说：“哪里是代笔！就是邓先生的手笔。你以为邓先生是个光会打仗的武夫吗？错了！他博览群书，广交各界名流，其学问之渊博，见闻之宏富，阅历之深邃，识见之卓越，非一般人所能想像。你是专攻文学的，他在文学艺术方面的造诣之深，也出乎你的意料之外。”王先生这一席话，又唤起了我童年的愿望——“我找邓宝珊去”。

我还没去找邓先生，邓先生却先来找我了。一个晴朗的早晨，我正在中央大学文昌桥宿舍里看书，忽然有人推门而入，问道：“您是霍先生吗？邓宝珊将军派我来接您。”我们坐吉普车到了豆菜桥宾馆，上了二楼，邓先生已在客厅门外等我，这使我感到惊异。后来经过长期接触，才知道虚怀若谷、奖掖后进，原是邓先生的一贯作风。此后，接连几个星期日，邓先生派车接我去聊天，谈论的范围非常广泛。他谈政治、军事、经济方面的问题。我插不上话，他便转而谈历

史、哲学、绘画、书法、音乐、雕塑等方面的话题。他谈中国文学时，唐诗宋词中的名篇佳句滔滔不绝，脱口而出；谈外国文学时，对许多代表作家的代表作品都如数家珍，往往超出我的阅读范围。

有一次，邓先生忽然谈起了谜语，出了许多谜语让我猜。如“万里桥西一草堂”，打一鸟名；“风飘万点正愁人”，打《西厢》一句。我都猜着了，谜底分别是“杜宇”和“落红成阵”。第三个是“无边落木萧萧下”，打一字，相当难猜。南朝宋、齐、梁、陈的四个朝代中，齐和梁的皇帝都姓萧，“萧萧”之下，就是“陈”，“陈（陳）”字“无边”，又落木，就剩下“日”了，所以谜底是“日”字。这个字谜，幼年就听家父讲过，因而也未被考倒。可是打一县名的谜语“作冢像祁连”，却把我考住了。这个谜语的谜底就是霍丘，安徽省的县名。霍去病去世，汉武帝为纪念他长驱西域的赫赫战功，按祁连山的形状为他建造巍峨的陵墓。（坟墓，称“冢”，亦称“丘”。《方言》：“冢，自关而东谓之丘。”）这件事，《史记》未记载，《汉书》里却写得很清楚。我读《史记·霍去病传》较熟，《汉书》则只粗略地看过，忽略了“为冢像祁连山”这句话，因而连我们霍家的典故都弄不清，至今想起，还不禁脸红。

和邓先生多次谈论，使我对邓先生产生了由衷的敬意。我好奇地问邓先生：“您哪来的时间读了这么多书，又读得这样熟？”他谦虚地说：“我并没有正规地读过书……”接下去他讲了一段往事：

“我幼年因为家境贫寒，只读过几天私塾。十多岁时漂泊到新疆，因思念老母，想封家信都写不了，因此打算再认些字，学会写家信，于是，我便到附近一位老先生那儿去投师。见到老先生后，我向他说明来意，他只是哼唧唧，总不说一个行字。他家还有个老大娘，别无劳力。我见水缸已空，便去挑水，挑满了就走，一连挑了十多天，不提投师的事。我的行为感动了老大娘，她对老先生说，‘你这个死老头子，人家娃子天天给咱们打老远挑水，你忍心吗？’老先生这才找出一本《秋水轩尺牍》，说：‘来吧，就学这个，认一篇背一篇！’过了半个月，按照老先生的指点，我背熟了十五篇以后，就自己动手，写了第一封家信。”

讲到这里，邓先生感慨地说：“我就是这样踏上自学道路的，你

是科班出身，哪晓得这其中的许多苦衷！”

邓先生和我讲到他早年的艰苦经历时，念了几首自己作的诗，其中一首是：“髫龄失怙走天涯，荆花憔悴惨无家。马蹄踏遍天山雪，饥肠饱啖玉门沙。”虽然有“失粘”的毛病，但平仄协调，寓抒情于叙事，真切动人，不失为一首好诗。

邓先生从王新令先生口中得知著名学者汪辟疆老教授热心表彰陇上学术，对我和刘持生、马驥程等甘肃后学也十分器重，着意栽培，便想拜望汪先生，表示谢意。他先接了王新令先生，然后由我和驥程陪同，接汪先生同游灵谷寺，款以盛宴，畅谈竟日。我和驥程都作了纪游诗。邓先生知道于右任先生为我资助学费，很高兴，和我同去看望于先生。记得他当面为于先生连划三策，其上策是：“辞去监察院长，到上海挂牌卖字。”于先生掀髯沉吟，终于苦笑着说：“你的主意很好，可是，你再想想，这能行得通吗？”

解放后，我一直在西安从事教育工作，住在南郊。邓先生每从北京开会回来，途经西安，总要接我去畅谈，询问工作、学习、生活等方面的情况，对我关怀备至，期望甚殷。

大约是60年代初，因为《参考消息》上披露了“于右任先生思念大陆”的消息，我便问他是否知道于先生的近况。他说他在北京开会时，总理对他说：“于先生又有诗了。”接着，便把从总理那儿了解到的两首诗念给我听。一首是七律，我现在只记得两句：“为待雨来频怅望，欲寻诗去一沉吟。”另一首是七绝，题目忘记了，诗是这样的：“独立精神未有伤，天风吹动太平洋。更来太武山头望，雨湿神州见故乡。”诗中流露出来的萧条晚景和浓烈的怀乡恋土之情，使我们深受感染，同时发出深长的叹息。

1964年暑假，邓先生的哲嗣成城来看我，我正哮喘病发作，不能行动。当时领导上让我离校疗养，成城便邀我到兰州去，说住在“慈爱园”里，环境清幽，医疗也方便。“慈爱园”乃邓先生寓庐所在，当地人称为邓家花园。1940年6月敌机犯兰州，邓夫人崔锦琴女士与其一女两子同时遇难，葬于园中。其时邓先生驻守榆林。1941年于右任先生西巡，吊其墓，并大书“慈爱园”三字，榜于园门，作诗记其事：“百感茫茫不可宣，金城到后更凄然。亲题慈爱园中额，

莫唱鳬雉傍母眠。”自注云：“宝珊长女倩子最后窗课，录写杜诗‘涉径杨花铺白毡，点溪荷叶叠青钱。筍根稚子无人见，沙上鳬雉傍母眠’，翌日与其母及两弟避敌机同罹难，皆葬园中。”日寇投降，邓先生始回兰州展墓，同里冯国瑞先生为作《慈爱园曲》以抒其哀，我至今犹能背诵，常以未能亲至其园为憾。成城邀我去园中养病，便欣然同意。成城回去不久，邓先生就发电报催我动身，我便坐火车到了兰州。一下火车，邓伯母、成城老弟和王新令先生的夫人都迎上来，扶我上了汽车。车开进慈爱园时，邓先生也拄着手杖，走出客厅迎接我。此情此景，不仅当时我被感动得流下了热泪，多年来每一忆及，心情也无法平静。

在慈爱园中住了一个多月，与邓先生朝夕相处，谈论甚欢。那时候，邓先生因血压高，已经出现了半身不遂的迹象，但他仍然每天看书写字，从不间断。我请他为我写个条幅，留作纪念。他说：“我还在练习阶段，哪里敢写字！这些年也有人要我写，我都谢绝了，免得人家笑话。”这种谦虚的美德，令人钦敬。然而因此没有留下他老人家的手泽，却实在是一件憾事。

邓先生要我代他作第十五届国庆贺诗，我作了五首七绝，邓先生署名，发表于《甘肃日报》及民革机关报，并对台广播。因为是我代邓先生作的，我未存稿，原诗现在也记不清楚了。

离开兰州前夕，邓先生和我谈杜诗，提出一个问题：“杜甫的七律，有四联都讲对仗的，如《登高》。他的五律，我读得不多，有没有这种体式？”我说一时想不起来。回到卧室，便自作一首《别邓宝珊先生》：

河声清北户，山色绿南根。园果秋初熟，庭花晚更馨。谈诗
倾白堕，说剑望青冥。屡月亲人杰，终生想地灵。

第二天送给邓先生，他读了几遍，高兴地说：“这是一首四联都讲对仗的五律。尾联对仗工稳，但又一气贯串，所以并没有板滞的毛病。这是很难做到的啊！”

“终生想地灵”，这是我的真心话。“文革”一开始，我就被关进

牛棚。“邓宝珊接你去干什么勾当？”便是红卫兵逼我交代的罪行之一，我因此很关心邓先生的安危。不久，便听说红恐队打进邓家花园，叫嚷邓先生私藏武器，把大刀架在他脖子上，逼他交出来。他的秘书打电话给周总理，总理派飞机接他到北京，送进医院。我想，有总理保护，大概没有危险了。1968年冬天，我正被监督劳改，偶尔看《人民日报》，才知道邓先生于11月27日病逝。回想童年时代常说的那句话“我找邓宝珊去”，不禁百感丛生，潸然泪下。

1979年11月